

11.03

老河口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84



政协老河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老河口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目录

- 1、平息“三月三”暴乱的梗概…………… (1)
 郑源川
- 2、《阵中日报》与文化工作…………… (9)
 孙东海 徐应洪
- 3、从《鄂北日报》到《阵中日报》…………… (17)
 孙东海 徐应洪
- 4、史沫特莱访问鄂北、鄂中抗日前线…………… (26)
 孙东海 徐应洪
- 5、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 (31)
 ——1942年光河各界为前方抗日将士募捐寒衣运动
 申楚英
- 6、《寒衣曲》与《募寒衣》…………… (34)
 明彰辑
- 7、老河口育英、培德两校学生参加“五四运动”概况… (36)
 秦学贞
- 8、李秀昂发动革命武装起义…………… (38)
 李国顺
- 9、老河口私立工艺实习所…………… (42)
 卢弘

- 10、协盛堂药店的经营与管理..... (45)
罗 渝
- 11、申四美墨庄..... (51)
申楚英
- 12、老河口市“汪大昌剪纸”作坊始末..... (56)
胡复兴
- 13、老河口地区的基督教传入与发展..... (58)
秦学贞
- 14、老河口盲哑学校简介..... (64)
孙宛平
- 15、1929年仙人渡各行业滥发纸币的情况..... (67)
赖铭斋
- 16、历史小知识五则..... (70)
明 彰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印

平息“三月三”暴乱的梗概

郑源川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三日，反革命势力曾组织武装暴乱，故称“三月三”暴乱。

当时我是公安局代理班长，看过暴乱首犯，以后提拔到县公安局当干部，参加审讯有关案犯，接触和整理过有关资料，所以对此案知道些梗概。

这次暴乱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反动会道门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根子是国民党襄阳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明星阴谋策划的，这是襄阳地区八县暴乱一部分。早在光化、河口第三次解放后，这帮反动分子就未停止活动，表面上到人民政府“悔过自新”，背后却在造谣生事，秘密串联，妄图东山再起。我公安机关对他们的阴谋活动，早有觉察，通过调查研究，并派遣人打入敌人内部进行侦察，终于掌握了他们全部的活动情况。当时由于考虑新区政策，注意安定民心，未多抓人，只抓了李明星派来的少校联络官黄志远，缴获了一口皮箱，内有任职令，军校同学录，蒋介石赐的佩剑，呢子军服和空白任职令等，罪证确凿，他不得不把犯罪阴谋和盘托出，而供认不讳了。

原来能统率光化、老河口反动武装头目的主要是陈别三和周鸿三，在第三次解放老河口时都已落网，被关押在桐柏三分区（南阳）。黄志远才物色了反共分子付仁宇为头目，封为“师长”。付原是国民党的乡长，不懂军事，由于蒋帮

处在山穷水尽之时，也只有拚凑力量。而付则受宠若惊，十分卖力。在正月十五以请“春客”的名义，在他家召开了一次骨干分子会议，他在会上鼓吹“我的任务是首先攻打老河口，只要占领了飞机场，中央（蒋帮）便派飞机运来武器，有人有枪，天下还是我们的。”经过他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之后，匪众得意忘形，互相打气，于是炮制了暴乱计划，打算“营救”黄志远出狱。人民政府为了防患于未然，于会后便逮捕了付仁宇，同时还抓了陈别三的两个大队长陈文俊（陈别三的侄儿）、张树安（陈别三的儿子）等首要分子。其它参予的没有逮捕的原因，主要是县里领导同志分析了当时我军已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北平已和平解放，中原地区国民党军队已被消灭，“几条泥鳅翻不了大浪，”尤其是在新区还要安定人心，尽量少抓人为好，这次虽抓了几个首要分子，但未根除隐患，因为敌人的社会基础是多方面的，从光化的政治形势讲，当时国民党的各级政权虽已被摧毁，但余孽未除，反革命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加之不少农民群众对“解放”的真正含义，理解不够，体会不深，对我党政策，尚有疑虑。易被敌人煽惑。从经济上讲，1948年是个歉收年。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的名目多如牛毛，伪九师的抓兵、征粮、要柴、派款、更是无法应付，群众称为“一扫光”，还有后备队明目张胆的掠夺，农民经过多次的搜刮，真是柴粮俱空。一贫如洗，人心惶惶。我们正是捷报频传。大军南下，地方中心任务是筹备粮草，赶做军鞋，组织担架，敌人则利用群众暂时有困难，我们后方军力薄弱，敌人就钻这个空子，大肆造谣、进行破坏、说什么“国军把长江的船都调走完了，八路军组织担架队是去填江

的”，“要生存打开仓库。”敌人利用拜年，请春客大肆进行反革命串联，一时由社会的残滓泛起，各自加“官”进“爵”，拼凑实力。陈别三的班底高和尚、高金田、杨俊、陈家贵等各自称“师长”、“团长”、“参谋长”。周鸿三的老班底周二老板、周志斌、周迎春、周书南等，除自封“师长”“团长”外，还自封“指挥官”等。一时跳梁小丑，纷纷粉墨登场，挥枪抡棒，要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这些人都是声名狼藉，民怨甚深，自知难于惑众，所以又与大香会会首韩国强、刘传敬等相勾结，利用会道门，大搞迷信活动，企图借尸还魂，大搞复辟活动。他们选中三月三起事，这是因为这天是大香会（又名跪香道）纪念他们祖师爷“刘二爷”的死亡日子，每年这一天他们都要聚众喧闹三天，利用这一天，一是容易集合匪、会众，二是可以掩盖他人的耳目。行动方案是高和尚、陈家贵、周二老板等匪特分子在王土沟集合，会道门分子在军张营（玉皇阁附近属邓县），集合，就这样，两股殃民的祸水，同流合污了。

据根敌人活动的情况，我们研究了对策，当时县里军事干部及部队，大部升级南下，只留下独立营的第六连，调到袁冲，加上袁冲区中队，员额不足一百五十人。初三日上午开始行动，公安局付局长郭玉山同志带领区中队，前往会道门集合点——军张营，区委书记带领六连化装成樵夫前往匪特集合点——王土沟，郭玉山同志到军张营时会徒已集合了几百人，人群熙攘，香烟缭绕，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郭玉山同志当机立断，立即指挥区中队以两个班的兵力散开，包围场地，他带一个班直接插进会场。敌人虽然人多势众，但突然遭迂劲旅压境，一时处于群蜂无王的状态，未敢蠢动，企

图以祭神活动拖延下去。郭玉山同志借此机会进行演讲：主要内容是：“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又和平解放，蒋介石八百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已被打垮，可是少数顽固分子仍死不悔改，到处煽惑群众，妄图死灰复燃，大家一定不要上他们的当，走上邪道。”他的演讲起到了教育群众，瓦解敌人的作用。原计划三天的会期，在当天就散会了。孙黎克同志前往王土沟，因为时过早，敌人尚未到齐。我军虽已化装，但因行进时成队，被敌人哨兵看出疑点，便鸣枪示警，我军听到枪声是从山上传来的，误为敌人已集合上山了，便组织冲锋，一鼓作气攻上了大山，谁知山上无一敌人，（敌哨已逃，只有几个砍柴人）即忙又赶下山来。王土沟的匪特早已闻枪声逃走了，未抓获一人。晚上赶到韩高楼，只抓了两个小头目。这天敌人虽未商定完暴动方案，但野心未死，更加紧进行活动。编造谣言说：“老团长（指陈别三）已被八路军的一个营长放出来了，现在营长跟他一起在彭桥，谁不起来干，团长回来了戳你蜂窝（即杀全家）。”挨户进行蛊惑，逼众为匪，并同邓县、浙川的匪顽互相勾结以图一逞。

三月初四日，三县匪徒，在邓县彭桥区公开暴乱，攻打了彭桥区政府，当时彭桥区政府在辽山脚下北月楼，干部不到十人，因房高墙固，区干部有战斗经验，匪徒虽有数百，攻打了一天未攻进去，夜幕降临时，区干部突围而来，匪徒们一无所获。

三月初五日，匪徒又加紧在光化、邓县、交界一带强迫群众，扩大他们反动组织。

三月六日一大早，敌人便集合一千余人，从韩高楼、付

家营一带，涌向区政府所在地——袁冲。当时郭玉山已回老河口，孙黎克被派到孟楼。这时情势相当严重，既要在前摧垮敌人，又要确保县级机关与人民的安全，这时郭玉山同志请李运先同志回县指挥全局，自己留在袁冲阻击，拖住敌人，两位同志均想把安全让给人，自己挑重担，李运先同志见争执不下，时间又不能再拖，他果断地以指挥长名义下命令，要郭玉山同志回县指挥，指挥部正付政委李运先李树波同志，留在袁冲指挥战斗。郭玉山同志，虽欲再请求，因命令已下，无可挽回。除了心中祝愿首长胜利平安，便匆匆回县，担负起李运先同志所交给的任务。共产党人，勇挑重担的高尚精神，感动了广大干部的心，也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在袁冲的部队由李运先（县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李树波同志（指挥部付政委）指挥，因事前早知敌人来袭的情报，队伍已撤离袁冲村，布防在尹家岗袁冲之间。敌人漫岗西下，战斗首先在尹家岗和区中队接上火。原先在战斗动员时，两位政委都强调要遵守政策，“不能把枪口对准受骗农民。”敌人的阵势是拿矛杆、大刀、叉把、镐、锹的受骗群众在前，拿枪的匪首匪徒在后督阵，战士们一看这种形势，不忍下手打，敌人连冲三次，均未对准敌人射击，六连冲锋时，指挥员又一再喊：“枪口抬高。”敌人见枪响没倒人，便象饿狼一样疯狂扑来，把我阵营冲乱。这时指挥员下令撤退，李运先、李树波同志亲自断后，许多干部均劝政委马上先走，李运先同志坚持断后，他想的是不要让干部战士受到损失，又不愿伤害受欺骗的附敌的群众。敌人便乘机涌来，我们为了避开敌锋越沟跨壑，迅速转移阵地。李运先同志有马不能骑，目标又明显，撤至郝岗时挂彩，后又被敌人追上，

惨遭杀害，这时通向老河口的公路已被敌人切断。六连和区中队撤下来的同志，只能向东，当天晚上撤到秦集以东。敌人得逞后，便冲向老河口，沿途高喊抢粮口号，大肆网络受骗群众。匪徒中不仅有些乡保人员参加，还有妇孺在抢粮的裹胁下，也想搞点粮食，提筐携篮而来，到老河口时已有两千人以上，他们蜂涌而入，填街堵巷，直奔川主宫，五福楼粮仓和陕南办事处。敌人气势汹汹，异常嚣张。

当时县直各单位干部、战士、驻军总共不足三百人，而且住地分散，幸而县委根据事先得知的敌情，早已作了部署，把有关人员适当集中，策略是放弃物资，保存实力，严守阵地，待机出击。那时县委在今市府大楼处，与战斗指挥部（住公园）能互相接应；县政府在今派出所处，与公安局（原公安局处）紧相连接；第一区政府（在今之市委院内）与派出所同住一起，其他单位也大部集中在这个地方。此外还派周仕君、郭志达两同志到襄阳汉南工委和四分区报告敌情，请发援兵。

敌人冲到老河口，是在上午九、十点，一时枪声四起，街头巷尾已无行人，各单位均严阵以待，未见敌人来攻。等有一个多小时后，局里领导派两个班出击，敌人于抢粮拾物之后，逐渐撤退，我们追到化城门外，只抓住一些驮粮的匪众，那些持枪的匪首及骨干分子早已遁去。抓来的这些匪众经领导训话之后，全部释放了。

汉南工委书记兼分区司令员张廷发同志，接到报告之后，认为事态严重，要分部下之忧，解部下之困，把内部事务安排一下，于三月初七日亲自率领一个团，驰援光化。

援军兵分两路，张廷发同志亲自带两个营沿公路北上，

当天到达老河口。洛克团长带领一个营顺石桥一带进行包抄，当天到达薛集。

敌人在三月初七这天，又分头抢劫竹林桥、孟楼、林扒等地粮库，袭击我区政府，当时区里人员很少，三处以竹林桥最为危急。竹林桥区里人员坚守在竹林桥中间的大楼上，敌人从上午攻到黄昏，久攻不下，便放火烧楼，正在浓烟漫空，大火熊熊之际，洛克团长在薛集闻讯赶到，一阵猛烈射击，敌人倒下了一排，匪众见势不妙，作鸟兽散，于是解了竹林桥之围。六连和区中队在秦集，听到敌人要去林扒抢粮的消息，由于事先总结了袁冲之役的教训，这次便主动出击，并配合邓县人民武装，打垮了敌人的进攻，敌人除当场被击毙者外，还活捉了几百人，经清理光化去的有一百多人，经过训话教育，大部释放，当场枪毙了匪首付家营的二保长。

三月初八日，张廷发同志率部东进，由县里军政领导作向导，到温岗与洛克团会师。并在温岗对敌情作了侦察，分析，确定了攻剿的方案。

三月初九日，张廷发同志率部进军到陈别三的老巢——纪洪岗，刚摆开阵势，一炮打垮了敌方一座草棚子，使敌人伤亡不少。敌人听到炮声，知是大部队到了，便仓惶逃往二劈山，不与我军正面接触。在山上与敌人周旋了两天，三月十一日晚，侦察到敌人龟缩到邓县辽山山脚下一个村庄里，张廷发同志当机立断，连夜率部将该村包围，一举歼灭了这股顽匪，击毙了匪队长周二老板，平息了这次暴乱。少数漏网分子，以后都在人民群众布下的天罗地网中缉拿归案，杀害李运先同志的凶手也被抓获，这一波及鄂北豫南数县的匪

徒暴乱，至此已全部平息。为进一步安定社会秩序，暴乱平息之后，张廷发同志又巡视了光化北乡以后，才班师回辙。

三月三暴乱，时间虽然不长，但造成的损失很大，从人员上讲，在袁冲战役中，除李运先同志牺牲外，还牺牲了两名战士；在老河口川主宫；敌人杀害了炊事员；在竹林桥战役中，有一名班长和两名战士牺牲了；在纪洪岗剿匪时，牺牲一位营教导员。武器上损失了四挺机枪，两百多支步枪，两支手枪，一部电台，一匹战马。（以后大部分都又缴获来）经济物质方面，损失了粮食十余万斤，流通币一万亿元，（当时流通币一万元合一元，实为一亿元）。

事隔三十多年，干部人民提及此事，无不感到痛心，对匪徒无不切齿痛恨。匪徒虽然嚣张一时，终于以可耻的下场而告终。除阵上击毙了周二老板、二保长外，还枪毙了首犯分子付仁宇、张栢安、陈文俊、匪特分子黄志远、张怀安、原关押在南阳，陈别三、周鸿三、也在平乱时枪毙在邓县彭桥。镇反时，凡是团级以上怙恶不悛的分子全部正法。只有第二团团长狡猾，化装逃到兴山，一九五一年春也被当地民兵击毙。

“三月三”暴乱波及面相当大，我所知道的也不全面，希望知情者加以补充指正。

《阵中日报》与文化工作

抗战初期，我党在鄂北的统战工作颇有成效，一大批进步文化人云集在樊城、老河口一带，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动员组织了民众，激发了抗战热情。《阵中日报》是抗战时期在鄂北有影响的一份报纸，是国民党第五战区的机关报。它在樊城创办初期，我党曾派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参与了〔胡绳批改〕为主持《阵中日报》的工作，为发展鄂北工作的大好形势作出了贡献。现在我们试图概述《阵中日报》及抗战时期鄂北的文化工作，以飨读者，并热忱希望知情者斧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在各地分设战区。同年11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驻节徐州，主要负责指挥保卫津浦路的防御战。因蒋介石消极抗日，节节败退，〔胡绳批注：总的来说，确是如此。但此期间有台儿庄之战，当非‘节节败退’〕1938年5月，徐州失守，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经潢川、夏店、宋埠等地，于1938年11月迁至樊城。这时战区主要负责自沙市至巴东一段长江的江防，所辖防地北至豫西，东到大别山、鄂东各县和皖北、皖西。〔张执一批注：江防是陈诚的六战区，五战区南到荆门、当阳，再以南之沙市到宜昌之江防归六战区。〕

同年10月武汉失守前，中共湖北省委利用李宗仁和蒋介石的矛盾，派中共党员钱俊瑞、张执一通过李宗仁的中将高参李范一〔张执一批注：李范一先生从未任过李宗仁的中将

高奉)等多种关系,开展统战工作,与李宗仁达成协议,在武汉成立了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建制上属于司令长官部。〔张执一批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建立,是武汉尚未失守前,李宗仁到武汉找当时救国会领袖人物,救国会负责人李范一先生见面,议定成立这一机构的。李范一先生早与李宗仁认识,但无交情。李宗仁有意在豫鄂边成立抗敌工作委员会,与钱商量,钱商张执一(张当时刚到襄樊,参加鄂北特委工作),由张找孟宪章、曾晓渊、孙耀华等人商议起草方案,并推举李范一先生为该抗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政治指导部主任(是李宗仁请钱推举一湖北地方著名人士任此职,已由李内定鄂中随县专员石毓灵任主任委员兼指挥长);经张执一交给钱,由钱向李推荐,而李宗仁同意的。〕这个委员会是统一战线组织,但以我党党员(当然都不公开)为主;钱俊瑞同志为中将主任委员,中共党员胡绳同志是上校委员之一。〔胡绳批注:当时称为“副上校”,并非正式授与军衔也。钱也许是“中中(少)将”,记不清了。陈北鸥为副主任委员,他是党外人士。〕

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随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到樊城后,〔胡绳批注:应说“十月武汉失守时在襄樊建立”,并非随之迁樊,而是在武汉失守时从武汉到襄樊;始组此会。〕第一项工作就是〔胡绳批改为:开始抓的工作之一是〕接办由国民党襄阳县党部主办的《鄂北日报》,报社人员由文化工作委员会派去,胡绳任总编辑,刘江陵任经理,张文光(中共党员)、张佐华任编辑。胡绳同志日夜都在报社工作,同职工吃住在一起。钱俊瑞同志经常深入报社同大家商谈工作,关心职工生活。〔胡绳删去此句,并批注:钱到襄樊不

久即赴重庆未回，故他并未参加报社工作。〕文化工作委员
会还从武汉带来了一批印刷工人，〔胡绳批注：印刷工人即
原襄阳日报工人，非武汉带去〕配备了无线电台。〔胡绳批
注：收报机是由李宗仁司令长官部配备的，并非无线电台。〕
报社力量大大加强，报纸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胡
绳同志按照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经常撰
写社论，刊登在《鄂北日报》第一版上，宣传我党抗日的主张
和统战政策。报纸还经常登载东北义勇军、华北军民英勇抗
敌等来自前线的消息、通讯，宣传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和不
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报纸版面新颖活泼，文章短小精悍，通
俗易懂，并注意解答读者中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问题，有邹
韬奋于1936年6月主编的为大众所爱护、为大众喉舌的
《生活日报》之风。〔胡绳批注：此话不适当，《生活日报》
是在香港短期出版〕当时，胡绳等同志是在文化工作委员会
中共特别支部领导下开展工作，并经常和鄂西北区党委（王
翰同志任书记）取得联系，得到了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帮
助。

我党通过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的
宣传工作。由李伯钧〔张执一批注：应为李伯余（后易名李
乐光，已故世）〕等同志负责组织的文化站，设在沿汉江的
大集镇和交通要道（如老河口、仙人渡、石花街、双沟、张
湾等）负责发行报纸，举办儿童、妇女识字班；由臧克家同
志率领的文工团〔克家是文工会委员，但他未率领文工团〕，
由余士谦、彭涛同志负责的第一、第二文化工作队和洪同志
领导的剧团〔张执一批注：洪深未亲去鄂北。三厅抗敌演剧
四队，还有三厅抗敌宣传第三队，当时均在鄂北。胡绳批

注：洪深不在那里〕（注）深入广大农村，宣传抗战形势，演出很多短小精悍的话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散发宣传品；在老河口、襄樊设立的军民俱乐部里，陈列着《解放》周刊、《新华日报》等进步书报杂志，供给群众阅览。〔胡绳批注：曹荻秋同志（文工会委员）在襄阳城内办了个青训班。〕通过上述各种活动，吸引着一批批有志之士、热血青年参加到抗日救亡阵营里来，襄樊、老河口成了进步文化人荟萃之地，鄂北的宣传工作十分活跃，可谓盛极一时。〔胡绳批注：五战区文工会时间虽短，但做了不少工作，因事隔多年，我说不具体。〕

1939年4月〔胡绳批注：恐怕还早一点〕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将《鄂北日报》改为《阵中日报》出刊。它是〔胡绳批改为：它仍是〕一张四开四版的铅印报纸，发行二千多份，发行范围遍及五战区防区，由战区政治部主办。起初胡绳、刘江陵等同志继续留任。但这时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国共合作的形势已在恶化，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党内外知名人士继续撤走。1939年秋〔胡绳批注：时间不对〕，日寇迫近襄樊，报社随战区司令长官部迁至老河口。〔胡绳批注：迁到老河口后情形我均不了解，因此时我离开鄂北。〕同年夏和1940年元月，阵中日报社作了两次改组，尤其是最后一次，报社组织人员变动很大，据该报第264号（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第四版刊登的“本报新阵容”载：“社长韦永成（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总编辑尹冰彦，经理郭若水，编辑耿地山、刘起翔、田涛，记者黄丹、谭绪，助理编辑李遇春”。特约撰述、“老舍、臧克家、碧野、姚雪垠、李蕤、罗荪、艾芜、鲁彦、安娥、宋之的”等三十三名

作家、进步文化人担任。由于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日本矶谷师团的主力被歼灭，李宗仁声威大振，改组后的《阵中日报》副刊借此题名为《台儿庄》，并由进步作家田涛主编。那时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和投入抗日救亡的青年们，积极为《台儿庄》撰稿，宣传抗日，表彰抗战有功人物。仅1940年，《台儿庄》副刊就登载了臧克家的《十二月的风》、《黎明鸟》，姚雪垠的《家的故事》，碧野的《草原上的英雄》、《小鹰》，安娥的《中国靠着他们》，静子的《别了，武当！》，艾青的《水牛》，欧阳山的《云雾水月》，田涛的《呜咽的汉江》等，他们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在1940年5月进行的枣宜战役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于宜城阵亡。《台儿庄》上登载了冯玉祥将军写的文章《痛悼张自忠将军》和他写的诗篇《哭张将军自忠》，表达了对这位爱国将领的深切悼念，表彰了他以身殉国的崇高精神。

由于进步作家田涛主编《台儿庄》，并有一批作家和进步文化人担任特约撰述，由于《台儿庄》宣传抗战的进步的思想倾向着由此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它直接影响了张先迪主编的《新襄阳日报》的同人文艺副刊《水草》，并使鄂北的一批爱好文艺的青年受到文艺创作的熏陶，开始了创作生活，其中不少人被培养为革命文艺骨干，走上了革命道路。

《阵中日报》除了办好《台儿庄》副刊外，还在第四版上开辟了一些有特色的专栏，如前线出版社主编的《笔部队》，妇女工作委员会主编的《妇女前哨》，战区青年团主编的《戍区青年》，广西学生军主编的《铁群》，战区政治部主编的《战地文艺》等。编辑部应爱好文艺者的要求，每

逢星期日出一版《星期文艺》，登载比较有分量的文艺作品。开辟过《文艺习作》栏，请专人加评语，还发起过《战区的一日》征文，反映五战区作战、生产、工作等方面的情况。

鄂北数十县，抗战初期只有《鄂北日报》、《志城日报》等少数报纸。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第五战区内除创办《阵中日报》外，还出版了《抗战导报》、《战地日报》、《襄樊日报》、《襄樊青年》、《扫荡日报》、《阵中三日刊》、《抗建半月刊》、《战地月刊》、《战地画刊》、《青年前卫月刊》、《国民指导》、《前线文摘》等报刊杂志。前线出版社出版了姚雪垠描写鄂北前线士兵生活的散文《四月交响曲》和梁纯夫的《随枣行》以及《鄂北会战》等；《四月交响曲》还由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译成俄文发表。

为了把战区的艺术人才组织起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1940年10月，第五战区剧协分会成立，公演了著名话剧《雷雨》。政治大队（原先叫艺术宣传队）、抗敌演剧第四队、朝鲜义宣队为征募衣，公演了《木兰从军》、《英雄传》和《空军的梦》等话剧、平扇（京剧）。次年7月1日，战区成立了艺术协会，公演了三幕抗敌剧《新女店主》，举办了战地写生画展。上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组织群众抗日的积极作用。虽然第一次国共高潮之后，《阵中日报》日益趋向国共，但文艺副刊《台儿庄》则尚残照着抗战的余晖。

蒋介石对李宗仁容纳进步文化人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尤其是对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十分嫉恨。早在1939年春，他在洛阳召开战区司令长官会议时，就